师恩难忘

苦口匠心

♣ 袁占才

恶疫将溃，八十高龄的王培中老师未能泅渡上岸，他的苦口匠心，我是再也领受不到了。

王老师言辞尖锐，语句犀利，山城鲁山未有出其右者。他说出的话，听上去可能不太顺耳，但却都是良言。人都说他苦口匠心。当今社会，不趋炎附势，能率真表达自我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王老师算一个。

有人说他另类，有人说他特立独行。我却爱听王老师说话。

严格说，王老师不曾教我，此生我的一个遗憾，就是未能正襟危坐在教室里，听他讲上一课。我常想，若我入得黉学（鲁山老一高），成其门徒，听他讲上三年，被他训上三年，我的龙门，会跳得更高。所幸久居山城得缘识君，感情趋深。我发自肺腑地敬他，尊叫他老师，他诲我道理，赐我书茶，报我以会意，予我以友善。我们之间，竟有点儿忘年之交的味道了。

我一直迷惑，平头、削脸、阔耳、瘦瘦高高的王老师，像极了说相声的马三立，却怎么会发出细柔、亲切、温婉之音，即便到了杖朝之年，也不变腔？

我的定评，他的入门弟子们并不首肯。他们说，王老师教课是好，但他口太苦了，说话逆耳；声虽不大却总带刺，威严有余慈爱不足，哪有你说的那么亲切？我曾问他此事真假。他并不否认，只说："对小学生，老师得哄；对中学生，老师该猛。我是恨铁不成钢啊！"

王老师的弟子多行业翘楚。其中有我熟识者，每每谈起恩师，一嘟噜一连串的趣事，门生们对他既爱又敬且怕，却少亲切之感。忆他上课，铃声一响，腋夹课本闪入教室，气场就来了；一米八的个头，站到讲堂上像一株高粱，摇来荡去，连班上的捣蛋鬼都吓得缩了脖子，思绪再缥缈出窍也得装作凝耳聆听。他讲课声音纯净悦耳，泉水一般，娓娓涓涓，时不时地，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妙语连珠。一堂语文课，抽丝剥茧，趣味横生，不落窠臼。偶尔有学生在课堂上做小动作，他背着身也能探到是谁，一转脸，用手一指，不直呼其名，只轻轻地说"'那个长辫''那个高个''那个胖墩''那个老生'请站起来"。捉了长相特征，一个"请"字，你不羞臊？保不齐这一亮相，今后绰号就有了，任谁，不怕王老师点卯？

实际上，不用门生们介绍，我也想象得出王老师讲课的情状。他肚子里有"干货"，就连平时说话，凭着才情和积累，也时不时地冒出几句警言古句。然诸生的描述，与我眼中的王老师还是有差距的。王老师说话，的确有洞穿力。1998年时他在鲁山二高任副校长，暑天一中午下班，十字路口不期碰头，他拉我到路旁，不管阳光酷毒，轻言细语说："你是我最满意最勤奋的学生，你在报上发的散文我都找来看了，写得不错，有真情，不过，"他顿了一下，语气一转，声音缓慢，口吐蚕豆一般，道："我发现，你文中多有语病，也欠精练啊——建议你多背些《古文观止》《诗经》上的名篇，《史记》《三国志》之类的史书，要熟读。"

我一听，这是批评我啊！禁不住心跳脸红，连忙诺诺称是。先予嘉许，让我受宠；又转期许，叫我警醒。看他这小鞭子撩得我，比着实揍我一顿还痛。

先抑后扬、先扬后抑、有抑有扬、边抑边扬，乃王老师善用之计。一年冬，县里办"爱我家乡"演讲赛，我有幸与之同担评委，他是主评。每位选手分数一亮，他现场点评。我发现，高分选手，他寥寥几语，说的多是缺点；分数低的，他尽谈优点。聚光灯下，选手们一个个喜气盈盈，频频点头。

场下我问他，何以如此点评？他笑而语曰："高下之别，已在分数，都已尽力，有鞭策，有鼓励，孩子们会更上进。"

王老师看问题视角特别。我在鲁山县文联时，历尽艰辛办了份《尧神》杂志，活动开展多赖化缘。领导严谨，时怕出格。2015年8月，《尧神》问世8年，我组织开了个座谈会，邀王老师参加。他发言时，对我创办《尧神》褒掖有加。他深知我为了几两散碎银子，"周游列国"之疲惫，"搔首弄姿"之窘态，引例说当年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还是美英等国的教会投资建的。最后慷慨升华曰："难道，鲜花不可以开在牛粪上吗？难道，牛粪上不能长出鲜花来吗？"

一席话，犹醍醐灌顶，让主管领导茅塞顿开。

真正让我见识王老师发言具四两拨千斤之奇效的，是20年前一件事。那时鲁山县城面貌老旧，几条主街没一个公厕，乡人进城最怕内急，群众怨愤不已。县里开会，座谈县域旅游发展，王老师借题发言，他愀然而曰：不久前一国外游客到鲁山旅游，下了火车，手里甩着一沓美金，嘴里急得哇哇直叫，围观者不解。一人看其裤裆之处有斑斑湿渍，揣度其意，领他到附近旅馆，一指WC，老外连称OK。西关的群众议论，这届政府，连个公厕都建不了，还能干成啥事儿？县领导一听，似芒在背，如坐针毡。

从中亦见王老师的桀骜与凛然。没多久，县城主干道真的竖起多个公厕。

王老师的语言颇具"杀伤力"，但很多人又都爱听他说话，和王老师交流，能长见识，能明事理，能受教益。

至情至性、言辞犀利、苦口匠心的王老师走了，我的眼泪悄然滑落。

百姓记事

父亲的中山装

♣ 李 韬

《申报》1927年4月20日第17版有一则软广告《中山装之盛销》："南京路新世界对面荣昌祥，为制造中山装之首创家，手工既能讲究，式样又极准确，现应潮流之趋势，欲求普及起见……"

上世纪，中山装最为普及，也是我们祖辈、父辈的正装。父亲一辈子穿得最多的就是中山装，一年他能穿三个季节，只有在夏天特别酷热的时候，他才舍得脱下。

我问母亲，父亲的中山装是不是租的？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木匠，穿上中山装，很像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讲师。父亲爱穿中山装，可能跟衣服兜多有关。他出去干木工活要带的东西很多，他又不习惯用包，所以小的物件他都装进了兜里。上面一个装烟、一个装笔，下面一个装钢卷尺，一个装些杂件。

虽然兜这么多，但父亲没装过什么钱，每次问他要钱，都说："找你娘要去！"父亲负责挣钱，母亲负责管钱。两权分立，配合默契。

有一年小学暑假，父亲带着我去县城卖西瓜。因为到县城有近10公里，又拉了满满的一架子车西瓜，我们凌晨三点就出发了。夜凉加衣，父亲就在外面套了一件中山装。我那时候火力壮，短袖短裤还觉得浑身燥热。

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助推。碰到上岗爬坡，还得加油助跑，跟驾校学车"半坡起步"一个原理。

到县城后，天已经微微亮，我看到父亲中山装的背上有张"地图"：一圈不规则的白色汗渍。后来学化学，才知道那是汗液蒸发后，留下的无机盐。

走街串巷，父亲大声吆喝着："卖瓜了，卖瓜了！又大又甜，不甜不要钱！"我也跟着嘟囔着，声音都在嗓子眼儿里打转。

你家三个，他家五个，不到中午一车瓜就见底了。每家买的西瓜，父亲都"服务到家"——用化肥袋子扛着送到家门口。为节省时间，他基本上都是一路小跑，买家在后面直喊："走过了！走过了！"

父亲去给人家送瓜的时候，我好奇地用手指头沾了沾吐沫，在父亲中山装的汗渍上抹了抹，放回嘴里，马上又吐了出来——真咸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来郑州上学。第一次出远门，行李又多，父亲就和我一起坐着绿皮火车哐当了几个小时，终于到达郑州火车站。

那时候，老火车站只有东出口，出站右看就是格陵兰大酒店。按照"新生报到须知"，坐4路公交车到南阳路站下来，沿农业路向东不远就到学校了。我们拖着大包小包，父亲在前面问路，我在后面怯生张望，好像刘姥姥第一次走进大观园。

从格陵兰大酒店走到红珊瑚大酒店，转了一大圈，才找到4路站牌。我又看到了父亲中山装后背上的"地图"。尽管天气燥热，父亲连扣子都不敢解。

临行前，母亲怕坐火车不安全，就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缝到了父亲衬衣的口袋里，兜口直接缝死，不留一点"活路"，并一再叮嘱父亲："千万别脱你的外套，扣子都不要解，免得坏人看到你里面的兜。"

2005年，父亲来看病，正好赶上高中同学电光的婚礼。电光某年暑假来过我家，对父亲甚是敬重，父亲对他也很喜爱。知道父亲在，电光说婚礼上老家没来多少人，正好让他作为老家的家人参加，帮帮人场。父亲本不想参加，知道还有"任务"，就硬着头皮和我一起去了。

父亲来得匆忙，就穿了一身中山装。参加婚礼还是得穿正式些，我找了一套旧西装，让他换上。第一次穿西装，父亲浑身上下不自在，"不如适"。强忍着参加完婚礼，一回到家，就又换上他的中山装。

"如适"是我们豫东方言，意为舒服之意。

父亲7岁时，爷爷就因病故去，父亲从小跟着奶奶吃了怎样的苦头，我不敢想，也不敢问；父亲也从未在我们面前说过他的过去，他总是向前看、向幸福里看。

父亲的发质坚挺，根根竖起，对抗着命运的不公与压迫，隐秘而坚忍。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经过怎样的熬煎，凭着一身精湛的木工技艺，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养家糊口、致富奔小康，生活也日趋"如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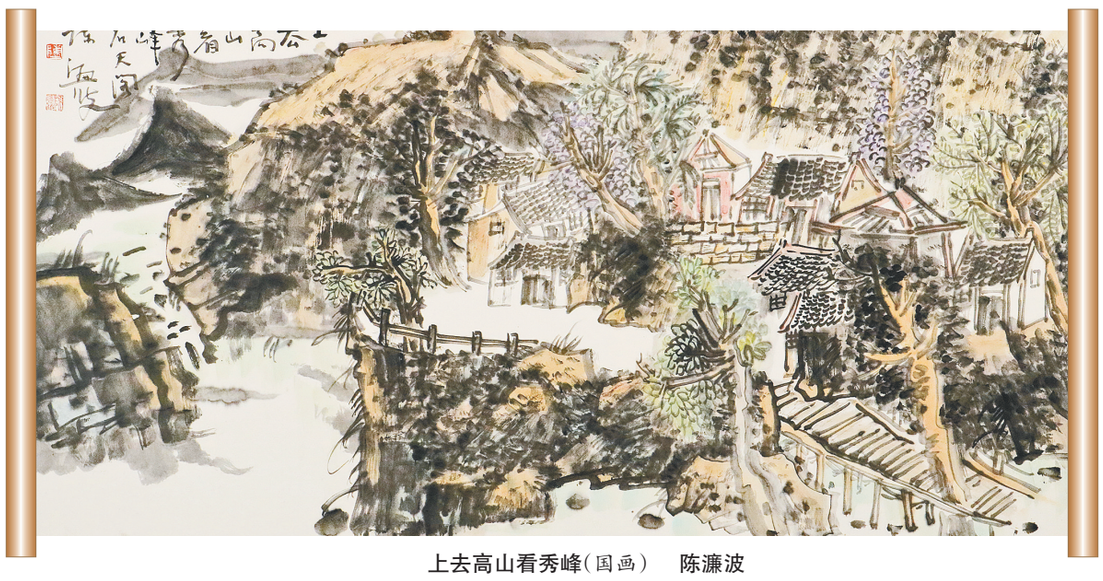
参加工作后，我时不时地也给父亲买件上衣，有一年春节还给他买了一件打折的皮衣。但父亲没怎么穿过，"一个老农民，不趁穿那！"中山装始终是他的"最爱"。

在2005年冬至那天，父亲没有吃上我们给他包的饺子。

给父亲换寿衣的时候，我问母亲："中山装就穿里面吧？"母亲说，还是脱掉吧，要不然一把火烧了，都成灰了。

从殡仪馆出来，我用父亲的中山装包裹着盒子，抱在怀中，用心感受着他瘫软的、粉碎的、轻飘的身体。直到从温变凉，最终冷却凝固在我的手中。

夜凉加衣。在那个永远极夜的地方，父亲一直穿着他的中山装，应该不会冷吧。



上去高山看秀峰（国画） 陈濂波

聊斋闲品

桃花开在春风里

♣ 齐 夫

大地回春，鸟语花香，万物复苏，又到了桃花盛开的季节。

在我看来，桃花无疑是中国第一花，因其影响最大、历史最久，早在《诗经·周南·桃夭》里就有描写桃花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翠绿繁茂的桃树啊，花开得红灿灿，鲜桃结满枝，叶子长得繁密。而其时牡丹还没个正经名字，与芍药混用一名，直到唐朝才芳名大盛。

桃花的故事之多，也是其他花卉所无法相比的。最早的是《尚书·周书·武成》所记："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周武王灭商后，马放南山，牛养桃林，表示以后不再用兵。后因用作表现息战的典故。

《列子·汤问》就比较浪漫了："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的手杖变成大片桃林，灿若云锦，争芳斗艳。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更是人尽皆知，描述了一个没有战火纷争、没有钩心斗角、人人向善、个个勤劳、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人间仙境，唯美温馨，委实令人向往。

唐代诗坛有个著名的"桃花诗案"，颇有意思。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10年，召回京城后，去玄都观赏桃花写了一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意即"我刘禹锡回来了，要和你们这些奸佞小人斗下去"。导致他又被贬谪12年，再次回长安后，他又去玄都观赏桃花写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意即"我刘禹锡又回来了，你们那些小人等着瞧吧"。铮铮铁骨，令人景仰。

最著名的当然还是唐代《本事诗·情感》记载那个故事：博陵名士崔护考进士落第，心情郁闷。清明节这天，独自到城南踏青，见到一所庄宅，四周桃花环绕，景色宜人。适逢口渴，他便叩门求饮。一美丽女郎开门，崔护一见之下，顿生爱慕。第二年清明节，崔护旧地重游时，却见院墙如故而门已锁闭。他怅然若失，便在门上题诗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桃花入诗最多，也称诗歌中的花王魁首。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顾况有"桃花岭上觉天低，人上青山马隔溪"，张旭有"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王维有"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杜甫有"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唐伯虎有"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桃花入歌也最多，邓紫棋唱《桃花诺》、艾辰唱《桃花凉》、东篱唱《桃花劫》、汪苏泷唱《桃花扇》、董贞唱《桃花醉》，这是五首带"桃花"的古风音乐，委婉悠扬，声声入耳。阿牛的《桃花朵朵开》，轻松欢快，朗朗上口。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大气磅礴，富有家国情怀。邓丽君唱过《桃花开在春风里》，那英唱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任妙音唱过《你像三月桃花开》，无不缠绵悱恻，动人心弦。

桃字入成语之多也是花中之最。描述春天的有桃红柳绿，桃李春风；形容美女的有艳若桃李，桃腮粉脸；还有投桃报李，桃李满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

春天来了，桃花开了。灿烂之极，美不胜收，芬菲烂漫，妩媚鲜丽，如一片片红霞，与绿树婆娑的垂柳相衬映，形成了桃红柳绿、柳暗花明的春日胜景。

诗路放歌

清明雨（外一首）

♣李鸿雁

清明雨

一路的雨
一路的泥泞
离开的时候
雨，终于停下来

毕竟人间四月天了
河堤上的榆钱落了一地
湿漉漉的空气中
鸟儿斜着身子
在绿柳、麦田和行人的头顶
飞来飞去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
在转身回望的刹那
仿佛看见
另一个世界里的亲人
芳草萋萋中目送着我
而后
他们枕着故乡的泥土
继续长眠

此心安处是故乡

是的，我的笔
只写我的故乡
那个年少想离开
终老想回去的地方
我的姓氏和性格
都是故乡所赐
还有一把不算太轻的风骨
以及生命和灵魂的重量

这么多年了，故乡的月亮
被我风干成一枚大饼
装入行囊
有时在旅途某个窗棂上挂着
有时在梦里圆着
有时在我胸口捂着、暖着
想家了，多想咬一口
又生怕改变了它的模样
倘若有一天，我迷失方向
这世上唯一能找到归途的
应该，只有故乡

我会沿着河流
摸着石头，趟着月光
一路走回那个唤我乳名的地方
当年的棣树，早已高过屋顶
淡紫色的小花，在风中如雨而下
纷纷扬扬落在头上肩上衣襟上
融入血液，芬芳每一寸肌肤
铺满我磕磕绊绊走过的
每一条路，每一个过往

故乡，每个白发苍苍的妇人
都像娘一样
颤巍巍拉着我的手
接过行囊
替我缝补褴褛和旧伤
忍了许久的眼泪
只有在这片土地上
才会决堤，才会恣意流淌
故乡的河流有多长
我的深情我的思念就有多长
那座我匍匐着写进血脉的祠堂
长满瓦松，落满鸽子的屋顶
在暮色中愈发安详

人与自然

白洚河

♣ 蔚光勋

白洚河，又名白降河，是流经洛阳伊川县白沙镇蔚村村北的一条小河。这条河再普通不过。甚至于在我的感觉里，每个村可能都有这样一条寂寂无名的河。在学校听地理老师说，大部分的河都是自西向东流，但白洚河却"犟"得很，自东向西流。再后来，无意中发现《山海经》《水经注》对这条河都有记载。《孟子·滕文公》里这样说道："水逆行为洚。洚水者，洪水也。"但至于它从东边的哪里来，流向西边的哪里，老师没有说，尽管好奇，我也没有问。毕竟，这条河带给我的乐趣，远远大于它的"出身"。

村口有河，村里的大人小孩多少都识一点水性。我老家把游泳称之为凫水，学会了游泳，就是学会了凫水。凫水的姿势不讲究，"狗刨"式，学的标准也低，不沉底即可。一到夏天，特别是麦假和暑假，这条河就成了整个村里人气最旺的地方。吃过午饭，不愿睡觉的孩子们都往河边聚，像是事先约好的一样，碰到了就结伴去，碰不到了就自己去，不用担心落单。到了天黑的时候，到河里凫水的成年人会多一些，干了一天农活，冲冲凉，干净又解乏。

我们常去的一个地方叫"鳖盖潭"。听名字就能想象出这个地方的样子。"鳖盖潭"处在河的急拐弯处，也许是长久冲刷的原因，这里的水要深一些，河底铺满了细沙。潭边的河沿全是岩石，分层探入水中，形成了天然的台阶。刚下水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在台阶上，慢慢往身上撩一点水，适应一下，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身体贴着河底的沙子往前滑，仿佛一条条鱼。到河里凫水，有很多的花样：比试憋气，比试扎猛子的距离，在水里"狗撵兔"、捉迷藏，甚至是几个人把一个人高高抬起，扔到河里。

上学的日子里，老师是不允许我们去河里游泳的，发现后的惩罚也极为严格。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学的"检测方法"：下午上课前，在学校门口，用指甲轻轻在我们的胳膊上划一下，如果有白印出现，则一定是去河里玩过，一逮一个准，屡试不爽。被逮到的同学，要在太阳底下蹲马步，犟嘴的还要举上凳子。大人们为了配合学校的管理，会把大门锁上，强迫我们在家午睡。我一般都是装睡，等爸妈睡着了，偷偷用他们的钥匙打开门溜出去。后来想想，我偷开门的技术，也不至于没一点声音，大人们就真的听不到？也许是太累不想起，也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管罢了。

在河里洗完澡，如果时间充裕，就会逮会儿螃蟹。通常我们会去掀河里的石头，基本上每个石头下面都有螃蟹，但个头不会太大。想要逮大一点的螃蟹，就要冒险一些。河沿下面有很多的螃蟹洞，口不大，很深，勉强够一个小孩的手伸进去。那里面的螃蟹个头大，抓的时候凭感觉，摸到螃蟹后要又快又准，一把按住它的钳子拉出来，否则，十有八九会被夹到手，毕竟螃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有时候运气不好，会在里面掏到水蛇。那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整个人还是麻的。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当兵的叔叔从武汉回来休假，带着我到河里逮螃蟹，一下午时间，收获了满满一大盆。晚上，三奶给炒了炒。不知道是没弄干净，还是吃得太多，我开始上吐下泻。依稀记得，爸爸和妈妈轮换着把我背到了邻村一个乡医家里。打那开始，我不能闻到螃蟹的味道，否则就会一阵阵的干呕。

白洚河里的水很干净，淘麦洗衣是没一点问题的。老家的主粮还是小麦，大人小孩喜欢吃面食，汤面、捞面、蒸面、炒面、烩面，等等。那时候的经济条件有限，没法直接去买面，都是自己去磨坊磨面。磨面前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要把小麦淘净。这个时候，一般都要全家总动员，拉上架子车，把小麦运到河边。具体的工序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晰。大概就是在河里放一个很大的筛子，把麦子倒进去，搅拌一下，一些杂质，如麦穗、麦秸秆什么的都会漂起来流走。而后，大人们会用笊篱顺时针迅速地在筛子里旋转，用水流把麦子带起来，然后再用笊篱接住、捞出，一气呵成。这样一套连贯的动作，就会把混在麦子里的沙子、石子过滤掉。

在白洚河里洗衣，和别的地方一样，随意在河里捞几块石头支起来，做一个简单的台子。妇女们三五成群，有说有笑，抡棒槌的声音此起彼伏，非常有节奏。远远望去，河边晾晒的五颜六色的衣物，合着水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极为舒畅。鳖盖潭的旁边，有几处泉眼，夏天的水冰凉冰凉，洗完澡或干完活喝几口，甘甜清凉，回味无穷。到了冬天，这几处泉眼变成了温泉，成了洗衣的好去处。接近年关，男人们都从外地回来，家里的被套、床单也需要拆洗。这几处泉眼就成了另一个"网红地"，大家天不亮就要去占位置、排队。有的还带上干粮，一直洗到中午。在村里通往泉眼的路上，经常会碰到往泉眼送脏衣服的人，和往家里运送干净衣服的人。

白洚河的河堤也很规整，应该是人们修整过的。河堤很高、很宽，在上面行车没一点问题。河堤的两侧种满了杨树，远远望去，像一排排哨兵，蔚为壮观。以前河堤上的树，属于集体资产，也就是生产队的。隔几年，生产队会把大树砍掉，每家每户分一些，盖房、做家具、编凳子用，到了春天再种上小树苗，一茬又一茬，周而复始。后来，这些树都分给了个人。再后来，树也没了，河堤也不在了。

每次回老家，白洚河是绕不过去的，人和车都要从河上过。河上的桥重新修了，小桥变成了大桥。桥下的水流却变小了，也不如以前干净了。不知道如今村里的小孩长大后，是否会像我一样，经常想起那条河，那条带给我无限欢乐的河。